

现代西方哲学概说

复旦大学哲学系
现代哲学研究所 编

● 当代哲学论丛



复旦大学出版社

当代哲学论丛

现代西方哲学概说

复旦大学哲学系
现代哲学研究所 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EL54/27

现代西方哲学概说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东台印刷厂印刷

字数267千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1986年9月第一版 198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000

书号：2253·014 定价：2.10元

目 录

研究现代西方哲学，促进哲学改革刘放桐	1
——代序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哲学发展的倾向和演变.....黄颂杰	24
罗素与分析哲学的发展.....朱新民	44
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哲学.....黄 勇	59
蒯因与逻辑经验主义的衰落.....朱新民	74
波普与现代科学哲学的兴起.....周林东	87
库恩的范式理论.....邹立群	103
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济 人	116
萨特的自由哲学述要.....李光程	134
弗洛伊德学说述略.....宇 文	152
伽达默尔的哲学释义学.....张汝伦	167
现代哲学人类学.....欧阳光伟	183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黎 原	200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俞吾金	215
怀特海哲学述略.....陈奎德	230
现代西方宗教哲学概观.....尹大贻	246
汤因比历史哲学简述.....晓 翎	266
阿尔图塞的“对症读解法”.....李 莉	283
马尔库塞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薛 民	298
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当代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陈学明	312

研究现代西方哲学，促进哲学改革

刘放桐

一 进行哲学改革需要研究现代西方哲学

当前我国哲学界正就关于哲学改革的问题展开认真的研究和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哲学界冲破了长期以来所受的“左”的禁锢，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对“四化”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然而，大家又强烈感到，与这些年我国四化建设中所发生的变革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哲学仍显得落后。这突出地表现在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仍相当严重地存在，对有关“四化”建设的许多新的理论问题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对当代自然科学的重大进步及由此所提出的许多新的哲学问题很少作具体的总结和概括。近年来有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和论著出版，其中不乏高水平之作。但也有不少内容陈旧，缺乏现代科学和认识发展的信息，满足不了读者的要求。在哲学教学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缺点。总之，我们的哲学工作还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实行改革。

怎样改革呢？这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实际，特别是研究和总结我国经济、科技、教育等各项改革中的新经验、新问题，对之起促进作用。这是使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充满活力的根本途径。其次，要研究和总结当代自然科学和人类认识的新成果，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远立足于现代科学和认识发展的最新水平。系统论述这两方面不属本文范围。本文企图提出的是：研究和借鉴现代西方哲学也是促进我国哲学改革的重要的方面之一。

如果把我国哲学研究和教学上存在落后现象的原因归结为没有研究和借鉴现代西方哲学，那当然是片面的。但如果说它是重要原因之一，看来并非夸大其词。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界在左倾思想的支配下，对当代国外哲学（包括各派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与我国有较大差异的国外各派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上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当代西方各派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归结为腐朽没落的反动哲学、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堆集。现代西方哲学家对许多新的哲学问题的研究被归结为回避哲学基本问题，寻找唯心主义掩蔽所；他们对现代科学发现所作的哲学解释被归结为对科学的蓄意歪曲。这样，就势必否定其理论中具有某些积极的、合理的内容，也势必否定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借鉴意义。如果要对它们进行研究，那也只能是把它们当作反面教员，即提供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新例证，以提高识别能力。与此同时，国外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以及他们对其中某些思想的肯定，不加区别地被归结为背离马克思主义，向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投降，是哲学上的修正主义。似乎只有我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解释（尽管这种解释经常左右摇摆）是唯一正确的解释，把固守一些不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科学发展的新形势的陈旧的论点当作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这样一来，就使我们的哲学显得

越来越贫乏、陈旧，越来越与当代哲学发展的总的潮流脱节，与当代社会和科学发展的具体实际脱节，从而也必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具体实际和需要脱节。

总之，我们感到，由忽视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实事求是的、具体的研究所引起的消极后果，同脱离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实际，脱离现代科学和认识发展的实际所引起的消极后果，实际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在进行哲学改革时，可以，而且应当把加强这几个方面的工作结合起来。

应当看到，近几年来，现代西方哲学引起了我国哲学界及有关领导部门的越来越大的注意，全盘否定的现象现在已不多见了。但左的影响似乎仍然较深。有的同志仍然仅仅把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当作提高识别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能力的手段，不敢明确肯定其可资借鉴的意义。一些同志对青年学生所表现出的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兴趣感到担心，甚至企图加以限制。个别同志仍是习惯于把研究现代西方哲学与搞精神污染相提并论。在各高校哲学专业的教学计划中，现代西方哲学至今大都未占重要地位。这些都说明，对现代西方哲学究竟应怎样评价、研究这门学科是否能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是否能推动我们的哲学改革，大家的意见还很不一致，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讨论。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地位

我国哲学界很少有人否认研究哲学史(包括西方哲学史)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意义。这大概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始人在这方面都有不少明确的论述。但是，对于研究现代西方哲学是否具有同样重要意义，还很少有人如此肯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专门评述现代西方哲学的言论不多。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一本专门评述现代西方哲学流

派之一——马赫主义的著作，其中不少地方对马赫主义有所肯定。但基本倾向是否定的。由此引起了一种虽未明确提出，但实际长期流行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学习西方哲学史具有积极意义的指示仅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西方哲学史，不适用于现代西方哲学。

这种看法是否妥当呢？现代西方哲学在西方哲学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呢？经典作家关于研究西方哲学史的意义论述是否适用于现代西方哲学呢？这是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问题。

应当看到，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地位不及十九世纪中期以前的古典资产阶级哲学。十九世纪中期以前西方资本主义总的说处于革命、上升的时期，资产阶级总的来说也尚属进步阶级。因此，从文艺复兴起至十九世纪上半期德国古典哲学为止的欧洲资产阶级哲学，总的说来也属于进步的、甚至革命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理论上总的说来倾向于唯物主义（例如十七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十九世纪德国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或者包含了尽管从表现形态上说是唯心的、但从本质上说与唯物主义更接近的辩证法（如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与古代奴隶制社会和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哲学相比，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哲学当然要优胜得多，它属于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体现了当时哲学发展的前进方向。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革命时期趋于结束，资产阶级越来越失去昔日的进步性和革命性，向腐朽、没落的方向转化。因此这一时期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即现代西方哲学）不再属于进步、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有的甚至已表现出明显的腐朽和没落倾向。从理论上说，它们往往抛弃了以往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企图寻找新的哲学道路，而归根到底往往陷入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从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体现西方以至整个世界哲学发展的进步的方向的哲学是作为革命无产阶级

世界观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同一时期的西方哲学的发展与这个方向在许多情况下是相抵触的。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无比优胜的地位。因此，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能是任何类型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对这一点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去过我国哲学界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的阶级性和党性的原则出发对此作出解释并加以强调，在根本方向是正确的，今后也应当坚持这个方向。

但是，如果把现代西方哲学统统地归结为腐朽、反动阶级的意识形态，归结为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只看到它们较古典资产阶级的退步而看不到其进步，只看到它们与现代哲学发展的前进方向相抵触，而看不到它们归根到底并不能、也没有离开现代哲学和认识发展的总的潮流，只看到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而看不到二者的统一，那也是不对的。

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时期的确是西方资本主义日趋没落、资产阶级日趋反动的时期。但是只能说总的趋势如此。这一百多年来西方社会演变是多方位的，存在着种种复杂的情况。在其发展的不同阶级以及不同国家，都有其独特性。在某些情况下，资本主义也仍具有较大的革命力。不承认这点，就难以解释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仍然迅速发展，甚至出现了革命性的进步的事实。正因为如此，也不宜简单地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整个地都归结为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在现代西方，同一阶段、同一国家的资产阶级内部仍然可分为不同阶层，其中有的阶层可能有某些进步的要求。就这一时期西方资产阶级对哲学的态度来说，除了用来对抗历史的进步潮流，反对马克思主义外，有时他们也用来论证某种可能是进步的目的（例如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弊端，反法西斯、反当权的资产阶级反动阶层等）。在许多情况下，则是用来论证没有明显的或直接的阶级利害关系

的问题（例如语言问题、逻辑和科学方法论问题）。虽然他们归根到底避免不了资产阶级的偏见，但偏见并不等于反动。其实，早期资产阶级哲学家又何尝摆脱了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呢？

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哲学作为一种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现代西方哲学尽管归根到底摆脱不了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阶级偏见，但就其理论内容来说，除了利用以往哲学的糟粕外，它们并不能完全抛弃包括古典资产阶级哲学在内的以往哲学的优秀成果，应该承认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这些成果。更重要的是，它们必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人类认识在现代的发展，体现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各门具体科学在现代所取得的进步。它们对这些进步所作的哲学概括归根到底可能是错误的，但并非一无是处，它们至少是包含了并在某种程度上论述了人类认识和科学在现代的进步。这具体表现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问题，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说，都远远超过包括早期资产阶级哲学在内的古典西方哲学。例如，现代西方哲学中有的人利用现代生理学、心理学的发展从微观的角度对人的认识的机制作了相当细致的研究；有的人利用现代语言学和逻辑学的发展成果，是人的思维和语言的关系作了较深刻的研究；有的人总结科学史的和现代科学发展的实际，对科学和认识发展的规律性作了探讨，等等。这些都是西方古典哲学所远远不及的。

总之，与古典资产阶级哲学相比，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既有退步的一面，也有进步的一面。从对马克思主义可能产生的影响来说，这后一面也许是更为重要的。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在当代世界，作为哲学发展主流、体现哲学的前进方向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如果夸入现代西方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提并论，甚至以为它们比马克思主义还要高

明 那当然就大错特错了。

但是，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哲学中的优胜和主导地位，与实事求是地给予现代西方哲学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是并不相抵触的。马克思主义既然可以对以往哲学（甚至包括那些比较粗鄙、朴素的古代哲学）作出某种肯定，认为应当批判地继承其积极成果，那末，对比以往哲学内容丰富得多，反映的科学和人类认识发展的水平高得多的现代西方哲学为什么不能同样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呢？

我们特别应当注意如下情况：现代西方哲学大体上与马克思主义形成于同一时代，具有大体一致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科学和认识发展的背景。尽管两者的思想路线不同，但其所研究的问题有不少是接近的，所利用的思想材料特别是那些反映现代认识和科学发展的知识材料也不体一致，至少有许多共同之处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自己的哲学路线的前提下，完全可以、而且应当借鉴现代西方哲学所取得的有益的成果，在这方面列宁已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无庸讳言，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马赫主义的批判用词比较严厉，个别地方也显得过份。这主要是当时俄国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当时不坚决否定马赫主义就无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会立即影响到革命的成败。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列宁对马赫主义也没有采取全盘否定态度。他一再指出，既要善于批判马赫主义等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基本哲学路线，把他们看作是“神学家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又要善于吸取他们所包含的有益的思想材料。不汲取这些材料，就无法有效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说：“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它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

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①由此可见，列宁对待马赫主义等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基本态度与他本人以及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待以往哲学的态度是一致的。

既然如此，对现代西方哲学也完全可以象对以往一切哲学一样，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为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不仅要批判地继承费尔巴哈唯物主义、黑格尔辩证法等以往哲学的优秀遗产，也应当批判地汲取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切有价值的成分。由于现代西方哲学是人类认识处于更高级的阶段、科学技术处于更高水平、社会生活更为复杂多变的时期出现的，较之古典哲学必然包含了更为丰富的思想材料和更高水平的认识成果，因此，从一个方面说，研究现代西方哲学较之研究古典哲学具有更加现实、更加重要的意义，迄今为止在科研中特别是在哲学史教学中，把现代哲学放在远远次于古典哲学的地位的做法，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应当大大增加现代哲学的比重，至少应与古典哲学大致均等。

三、重新评价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两大思潮

我国哲学界一般把现代西方哲学区分为科学主义（或称实证主义、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或称非理性主义）两种主要思潮。这种划分当然是不严格的。有些哲学流派很难划入其中任何一种思潮（例如一些公开复活宗教和思辨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就可以单独作为一种思潮）。有些流派与两种思潮均有密切联系。人们完全可以按其他标准对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加以分类。但是从这两种思潮的来龙去脉的确可以把握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现代西方哲学在哲学史上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对现代西方哲学究竟能否象对古典哲学一样采取批判继承态度？研究现代西方哲学

^① 《列宁全集》第2卷350页。

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有无积极意义？这些问题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两种思潮的评价。过去我们在评价现代西方哲学上存在片面性，也往往表现在评价这两种思潮上存在片面性。

现代西方科学主义哲学思潮从理论来源说，与西方哲学中的经验主义传统，特别是贝克莱、休谟、康德的经验主义传统有着密切联系。这个思潮的哲学家大都拒绝对物质和精神何者第一性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认为这种问题是超出于人的理性和经验，即超出于人的认识和科学的范围以外的“形而上学”问题。他们由此把以往哲学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争论斥之为没有科学意义的“形而上学”的争论，而他们则拒斥形而上学，要求把哲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在作为科学的依据的经验和理性的基础上。过去，我们往往认为科学主义思潮的哲学家提出的反形而上学口号无非是在新的条件下保卫和宣扬唯心主义、攻击唯物主义的手段；他们关于经验的论述是贝克莱主观唯心主义经验主义的翻版，他们之提倡科学只是为了在科学的旗号下来抹煞科学的唯物主义基础，为宗教信仰主义大开方便之门。总之，他们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也是对以往唯物主义的一种倒退和反动。

应当肯定，上述评价不是毫无根据。在现代西方科学主义哲学家中，我们不难找到证实上述评价的实例。问题在于，如果把上述评价绝对化，认为整个现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情况不过如此，那就片面了。因为就上面所评价的几点说，都存在着相当复杂的情况。下面仅对他们的反形而上学立场和经验主义的性质作些简单分析。

现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哲学家们之提出反对形而上学的口号，的确有反对唯物主义的一方面，不少哲学家甚至直接了当地对唯物主义进行攻击。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提出这个口号与

用十九世纪以来获得迅速发展的实证自然科学来反对宗教和思辨形而上学密切相关。无论是宗教还是思辨形而上学，都企图从某种绝对的原则或本质(上帝或绝对理性)出发来解释一切，全部人类知识都应当符合这种原则，并按照这种原则推论出来和建立起来。因此，论证这种原则的哲学应当成为科学的基础，是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黑格尔哲学按其体系说就是这样一种思辨形而上学。在黑格尔那里，各门自然科学从属于他的自然哲学，而他的自然哲学是其整个绝对唯心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不是总结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提出来的。(尽管他也利用了不少自然科学的材料)。这样的自然哲学显然无助于、反而可能有碍于自然科学的发展，随着十九世纪实验自然科学的兴起，神学和思辨形而上学遇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许多自然科学家都反对思辨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黑格尔哲学。开现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先河的十九世纪的英法实证主义者所提出的反形而上学口号，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当时自然科学家反对思辨形而上学在哲学上的反映。科学主义思潮后来的许多流派之强调反形而上学，大都也是针对思辨形而上学。例如，美国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人、现代分析哲学的早期代表罗素、摩尔等人在反对形而上学时，首先反对的都是复活黑格尔哲学的英美绝对唯心主义(即新黑格尔主义)。他们也反对唯物主义，但并不是把反对唯物主义当作其首要目标。

一般说来，科学主义哲学思潮的许多哲学家提出反对形而上学口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实证自然科学不受旧的形而上学的束缚，并用实证自然科学的精神来改造哲学，并不是为了更好地宣扬唯心主义。就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来说，主要也不是由于他们站在唯心主义立场必然敌视唯物主义，而是反对在他们看来与思辨唯心主义有着类似之处的唯物主义的绝对主义。他们的主要错误首

先在于分不清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同对这个问题的绝对主义的、独断论的回答的界限。由旧的思辨“形而上学”以及机械唯物主义对这个问题作了绝对主义的、独断论的回答而笼统地拒绝一切“形而上学”，实质上就是拒绝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当作哲学基本问题。其次，他们分不清肯定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的一般原则与将物质概念作绝对的理解的机械唯物主义的界限，由反对把物质当作象上帝和绝对理性一样的绝对概念而根本反对唯物主义。正是由于他们抛弃了唯物主义，他们就使他们所提倡的实证自然科学失去客观基础，归根到底将会倒向唯心主义。这是我们应当从中汲取的教训。他们的这种错误也使其从一个方面说反而赶不上古典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至于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唯物主义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他们对旧的形而上学、特别是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他们之要求将科学从思辨形而上学束缚下解放出来，他们之要求用实证自然科学的精神来改造哲学并使哲学面向实际，成为科学方法论，这是可取的。较之古典资产阶级哲学，他们在这方面可说有重要的进步。

科学主义哲学思潮的哲学家对经验概念的解释也并不是单一的。其中有的人的确是复活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但就多数情况说，则并非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例如，英国实证主义者穆勒关于物质是“感觉的恒久可能性”的著名命题过去曾被认为是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命题的翻版。其实二者有重要区别。穆勒的意思并不是说物质就是感觉，而是说物质是能恒久地引起感觉的东西。他认为，我对某物存在的信念，主要不是由于我现在感觉到了它（这种感觉可能是不可靠的），而是由于我相信在各种不同情况下，我自己和他人都能同样地感觉到它，也就是说，它能使我和他人获得同样的感觉。穆勒并不承认被引起的感觉是引起感觉的东西（客观的东西）的主观映象，他最后仍然倒向了主观唯心主义，但较之贝克莱他要客观一些。

詹姆士、杜威等实用主义者的经验主义过去被当作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其实并非如此。无论是詹姆士或杜威都不认为外部世界是由人的主观经验所构成的。詹姆士在他的《心理学原理》中花了大量篇幅论证心理意识的东西(当然包括感觉经验在内)并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人的生理活动的产物,是人的生理器官(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机能。在人的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他的意识流学说和彻底经验主义的确宣称意识和经验对象不能离开意识和经验而独立存在,而科学和哲学也都不能超出经验的范围。但是,他所谓经验对象(或者说意识对象)指的是与主体相对应的认识关系中的对象。就主客认识关系说,对象总是相对于主体而存在的。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尽可以存在,并不依赖人的意识和经验,但它们是作为事物本身而存在,并不是作为对象而存在。只要是作为对象而存在,它们总是离不开与主体的关系,或者说正是主体的作用使事物成为对象。杜威的观点大致也是这样。他一再声明他并不否认自然界在主客认识关系以外独立存在。他的经验自然主义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认为自然和经验是连续的,没有经验就没有自然,自然、对象都是出于经验本身的创造。但这也正是指作为经验对象的自然。在主客关系之外自然界本身是存在的。当地球上尚没有生物,没有人类、即没有主体时,地球早已存在。但它们都不是作为经验对象而存在。当亿万年以前的地球被当作科学或者哲学研究的对象时,它们就必然与主体发生关系,没有主体,它们就不能成为这样的对象。这种观点在现代西方科学主义哲学家中很有代表性。由于他们往往过份强调主体的创造作用而忽视了客观基础,又反对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他们归根到底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但也只能说归根到底是如此。在一定范围内我们的确可以而且应当说,认识对象与认识主体是不可分割的。对象总是和主体相对应的。在一定范围内,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说主体具有某种创造作

用。因此，实用主义者以及其他许多西方哲学家有关这方面的观点存在着某些可取之处。他们的错误在于把这方面片面化、绝对化了，以致最后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但我们不加分析而简单地斥之为纯粹的主观唯心主义，显然是不妥当的。

在否定古典哲学传统、力图另辟哲学蹊径上，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各派显得更为突出。他们同样反对把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当作哲学基本问题，同样对古典哲学(无论是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采取否定态度。但他们一般并不排斥“形而上学”，而只是认为古典哲学对“形而上学”作了错误解释。他们认为，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都是建立在主客、心物二元分立基础上的，都是把其中之一(唯物主义者把物质、客体，唯心主义把精神、主体)当作第一性的实体，当作世界的统一性的基础。这样的“形而上学”不能给人揭示出存在的真谛，从而也不能给人提供真实的、完整的世界观。因为主客、心物分立只是认识范围的特有现象。在此，主体总是面向对象的主体、对象也总是相对主体而存在的对象。二者总是联系在一起，但又总是处于分立地位。不管怎样用对象去统一主体或用主体去统一对象，二者总是分立的，不能达到真正的统一。这当然意味着不能提供完整的、把握存在真谛的世界观。那末怎样来建立这样的世界观呢？他们认为必须超出主客、心物分立为特征的认识范围。也就是既不要从与主体对立的客体、与精神对立的物质出发，也不要从与客体对立的主体、与物质对立的精神出发，而要从超出这种对立的人的存在本身出发。人的存在本身指什么？他们说法不一。一般说来大都是指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意志或下意识的心理和本能活动。只有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才能领悟到自己的真正存在，并从而能领悟到其他一切存在物的真实存在。离开了这种人，一切其他存在都将失去意义。

对人本主义思潮的这些观点，我们过去都因它们是极端的主